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一十一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一百戶食實封致伯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勅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唐紀二十七

起開元逢攝提格盡強圍大荒落凡四年

玄宗至道大聖大明孝皇帝上之中

開元二年春正月壬申制選京官有才識者除都督

刺史都督刺史有政迹者除京官京官即在使出入

常均永為恒式恒戶登翻己卯以盧懷慎檢校黃門監

去年改門下省為黃門侍中為監檢校黃門監檢校侍中也

舊制雅俗之樂皆

隸太常山精曉音律以太常禮樂之司不應典倡優

雜伎倡音昌伎渠綺翻下同乃更置左右教坊以教俗樂命右

驍衛將軍范及為之使使工衡翻又選樂工數百人

自教法曲於梨園謂之皇帝梨園弟子禁園在禁苑中注已見前

又教宮中使習之又選伎女置宜春院宜春院當在射殿給賜其家禮部侍郎張廷珪酸棗尉袁楚客皆

上疏以為上春秋鼎盛且崇經術邇端士尚樸素深

以悅鄭聲好遊獵為戒上時掌翻疏所去翻好呼到翻上雖不能用

咸嘉賞之中宗以來貴戚爭營佛寺奏度人為僧

兼以為妄富戶疆丁多削髮以避徭役所在充滿姚

崇上言佛圖澄不能存趙石虎敬重佛圖澄澄死而趙亡鳩摩羅什

不能存秦姚興師鳩摩羅什與死而秦亡齊襄梁武未免禍殃但使

蒼生安樂即是福身何用妄度姦人使壞正法樂音洛壞

上從之丙寅命有司沙汰天下僧尼尼女夷翻以為妄

還俗者萬二千餘人初營州都督治柳城以鎮撫

奚契丹則天之世都督趙文翹失政奚契丹攻陷之

見二百五卷武后萬歲通天元年契丹訖翻又音喫翹呼會翻是後寄治幽州東漁

陽城據舊書漁陽城在幽州東二百里或言蘇韞奚霫大欲降唐正

以唐不建營州無所依投為默啜所侵擾故且附之

置教坊梨園

沙汰僧尼

大... 通... 子...

降戶江翻綴步劣翻若唐復建營州則相帥歸化

矣帥讀日又翻并州長史和戎大武等軍州節度大使

薛訥信之大武軍在代州北後改奏請擊契丹復置

營州上亦以冷陁之役欲討契丹冷陁敗見上羣臣

姚崇等多諫甲申以訥同紫微黃門三品將兵擊契

丹亮翻羣臣乃不敢言薛王業之舅王仙童侵暴

百姓御史彈奏業為之請彈徒丹翻敕紫微黃門覆

按姚崇盧懷慎等奏仙童罪狀明白御史所言無所

枉不可縱捨上從之由是責戚束手二月庚寅朔

太史奏太陽應虧不虧姚宗表賀請書之史冊從之

乙未突厥可汗默啜遣其子同俄特勒及妹夫火

拔頰利發厥九勿翻可從刊入聲汗音寒頰戶結翻

突厥傳及唐曆舊唐瓘傳作移江可汗突厥傳作移江可從唐紀石阿失畢將兵

圍北庭都護府都護郭虔瓘擊破之向烏葛翻將即

同俄單騎逼城下虔瓘伏壯士於道側突起斬之寄

去寄丁未敕自今所在毋得創建佛寺舊寺頽壞應

葺者詣有司陳牒檢視然後聽之閏月以鴻臚少

卿朔方軍副大揔管王晙兼安北大都護朔方道行

軍大揔管令豐安定遠三受降城及旁側諸軍皆受

命

俊節度

靈州界有豐安定遠等軍在黃河外武德四年分豐州迴樂縣置豐安縣貞觀十三年省

入迴樂杜佑曰豐安軍在靈武西黃河外百八十里定遠軍在靈武東北二百里黃河外臚陵如翻

子峻翻降徙大都護府於中受降城杜佑曰安北府東至榆林三百

五十里南至朔方八百里西至九原置兵屯田丁

卯復置十道按察使能十道按察使見上卷上以益

州長史陸象先等為之長知上思徐有功用法平

真乙亥以其子大理司直倫為恭陵令倫力述翻又

帝陵實孝謀之子光祿卿幽公希城等請以己官

爵讓倫以報其德實孝謀事見二卷武后長由

是倫累遷中王府司馬唐制大西司直從六品上

丙子中王成義請以其府錄事闕楚詩為其府參軍

唐制三府錄事從九品上上許之姚崇盧懷慎上言

先嘗得旨云王公駙馬有所奏請非墨敕皆勿行近引

旨以寢臣竊以量材授官當歸有司量音若緣親故

之恩得以官爵為惠踵習近事近事謂中宗實系紀

綱系音事遂寢由是請謁不行突厥石阿失畢既

失同俄不敢歸癸未與其妻來奔以為右衛大將軍

封燕北郡王無因命其妻曰金山公主或告太子

少保劉幽求太子詹事鍾紹京有怨望語下紫微省

按問幽求等不服姚崇盧懷慎薛訥言於上曰幽求

等皆功臣卞就閑職微有沮喪呂翻喪息浪翻在人情

或然功業既大榮寵亦深一朝下獄恐驚遠聽戊子

貶幽求為睦州刺史紹京為果州刺史果州漢安漢縣地宋於安

漢故城置南宕渠郡隋廢郡改安漢縣曰南充縣屬

隆州武德四年置果州舊志睦州京師東南二千六

百五十九里果州至京師二千五百五十八里考

異曰幽求傳曰姚崇素嫉忌之乃奏言幽求鬱快於

散職兼有怨言貶授睦州刺史紹京傳曰姚崇素惡

紹京之為人因奏紹京發言怨望左遷綿州刺史今

從實錄紫微侍郎王珣行邊軍未還去年遣王珣按行

翻還從宣亦坐幽求黨貶澤州刺史澤州京師東北

翻又如字敕涪州刺史周利貞等十三人皆天后時酷吏利

貞裴談張柄正張思敬王承本劉暉楊允康暉封珣

行張知默衛遂忠公孫瑛鍾思廉等凡十三人音

浮比周興等情狀差輕宜於歸草澤終身勿齒西

突厥十姓酋長都擔叛二日已亥殲西節度使阿史

那獻克碎葉等鎮擒斬都擔降其部落二萬餘帳九

勿翻芮慈由翻長知兩翻都甘翻殲七迹翻降戶

江翻考異曰實錄此月云獻擒賊帥都擔六月梟

都擔首蓋此月奏擒之六月傳首方至耳實錄此月

又云以西域二萬餘帳內附六月云擒其部落五萬

餘帳新傳云三萬帳蓋兵御史中丞姜晦以宗楚

客等改中宗遺詔事見二百九卷青州刺史韋安石

太子賓客韋嗣立刑部尚書趙彥昭特進致仕李嶠

於時同為宰相不能匡正令監察御史郭震彈之監

街翻彈且言彥昭拜丞趙氏為姑蒙婦人服與妻乘

車詣其家甲辰貶安石為沔州別駕騎立為岳州別

駕彦昭為袁州別駕舊志岳州京師東南二千二百

五百八十里沔州京師東南二千二百駕考異曰彦昭嶠為滁州別

傳曰姚崇素惡彦昭之為人今從實錄駕滁州漢全椒縣地江左為南北二州及新昌郡

駕隋改南譙州曰滁州舊志滁州京師東南二千五

百六十四安石至沔州晦又奏安石嘗檢校定陵

里除音除安石至沔州晦又奏安石嘗檢校定陵

陵中宗盜隱官物下州徵賦下安石歎曰此祇應須

我死耳憤志而卒志於避翻晦皎之弟也毀天樞

造天樞見二百五發匠鎔其鐵錢歷月不盡先是韋

后亦於天街作石臺高數丈以頌功德天街即京城

萬翻高至是并毀之夏四月辛巳突厥可汗默啜

復遣使求昏復扶又翻和永清太尉馬天

得果報天男突厥聖天滑出祿可汗大男猶云天子

五月己丑以歲饑悉罷貢外試檢校官貢外官一

也檢校官二也罷之以自今非有戰功及別敕毋得

其冗濫且糜俸廩也注擬此三項官今後非有戰功及別已酉吐蕃相

至達延吐從暇入聲相息遺宰相書遺于請先遣解

琬至河源正二國封疆然後結盟琬嘗為朔方大摠

管故吐蕃請之前此琬以金紫光祿大夫致仕復召

拜左散騎常侍而遣之復扶又翻又命宰相復至達

延書招懷之琬上言吐蕃必陰懷叛計請預屯兵十

解琬知
著必叛

萬於秦渭等州以備之史言解琬所言其識遠黃

門監魏知古本起小吏因姚崇引薦以至同為相崇

意輕之請知古攝吏部尚書知東都選事遭吏部尚

書宋璟於門下過官唐制凡文武職事官六品以下

階資校其才用以審定之若擬職不當隨知古銜之

崇二子分司東都恃其父有德於知古頗招權請託

知古歸悉以聞它日上從容問崇從千卿子才性何

如今何官也崇揣知上意初對曰臣有三子兩在

東都為人多欲而不謹是必以事干魏知古臣未及

問之耳上始以崇必為其子隱偽為干及聞崇奏意問

卿安從知之對曰知古徵時臣卯而翼之左傳

勝曰勝如卯臣子愚以為知古以德臣容其為非故

敢干之耳上於是崇為無私而薄知古負崇欲斥

之崇固請曰臣子無狀撓陛下法撓如巧翻陛下赦

其罪已幸矣苟因臣逐知古天下必以陛下為私於

臣累聖政矣累力上又乃許之辛亥知古罷為工部

尚書考異曰舊知古傳二年還京上屢有顧問恩

意甚厚尋改紫微令姚崇深忌憚之陰加讒毀

乃除工部尚書罷知古自黃門監罷政事其所以罷從

柳氏舊聞宋王成器申王成義於上兄也岐王範薛王

業上之弟也幽王守禮上之從兄也從才上素友愛

近世帝王莫能及初即位為長枕大被與兄弟同寢

諸王每日朝於側門朝直遙退則相從宴飲鬪雞擊

毬或獵於近郊遊賞別墅中使存問相望於道與承

使疏吏上聽朝罷多從諸王遊在禁中拜跪如家人

禮飲食起居相與同之於殿中設五帳與諸王更處

其中更工衡或講論賦詩間以飲酒博奕遊

獵間古竟或自執絲竹成器善笛範善琵琶與上

更奏心諸王或有疾上為之終日不食終夜不寢業

嘗疾上方臨朝須臾之間使者十返上親為業煮藥

回颯吹火誤熱上須左右驚救之上曰但使王

出諸王為
刺史

飲此藥而愈須何足惜如悅成器尤恭慎未嘗

議及時政與人交結上念信重之故讒間之言無自

而入然專以聲色畜養娼樂之畜吁玉不任以聽

事羣臣以成器等地逼請循故事出刺外州六月丁

巳以宋王成器兼岐州刺史舊制岐州京師西申王

成義兼幽州刺史考異曰實錄舊傳作幽王守禮

兼饒州刺史饒州西至京師令到官但領大綱自餘

州務皆委上佐主之上佐長史是後諸王為都護都

督刺史者並準此丙寅吐蕃使其宰相尚飲藏來

獻盟書尚吐蕃之上以風俗奢靡秋七月乙未制

乘輿服御金銀器玩宜今有司銷毀以供軍國之用

其珠玉錦繡焚於殿前乘繩后妃以下皆毋得服珠

玉錦繡成戎敕百官所服帶及酒器馬銜鑿鑿都鄧

也三品以上聽飾以玉四品以金五品以銀自餘皆

禁之婦人服飾從其夫子夫子者夫若子也其舊成錦繡聽

染為皂自今天下更毋得采珠玉織錦繡等物違者

杖一百工人減一等唐法杖一百減廢者杖減一等則杖八十罷兩京織錦坊

臣光曰明皇之始欲為治治直能自刻厲節儉如此

晚節猶以奢敗甚哉奢靡之易以溺人也詩云靡不

有初鮮克有終詩蕩之辭易以改翻鮮息淺翻可不慎哉薛訥與

左監門衛將軍杜賓客定州刺史崔宣道等將兵六

萬監古古街翻將即其翻出檀州擊

契丹賓客以為士卒成宴負戈甲齎資糧深入寇境

難以成功訥曰益夏草肥羔犢孽息小羊曰羔小牛曰犢孽津之翻

也因糧於敵正得天時一舉滅虜不可失也行至灤

水山峽中武軍東北行百二十里至灤契丹

伏兵遮其前後從山上擊之唐兵大敗死者什八九

訥與數十騎突圍得免虜中嗤之謂之薛婆俗謂婦

於宣道及胡將李思敬等八人將即制悉斬之於幽

薛訥擊契丹大敗

日婆言薛訥老怯如老婦人也

州庚子較免訥死削除其官爵獨赦杜賓客之罪

壬寅以北庭都護郭虔瓘為涼州刺史河西諸軍州

節度使使疏果州刺史鍾紹京心怨望數上疏妄

陳休咎數所乙巳貶漆州刺史秦側丁未房州刺

史襄王重茂薨輟朝三日追謚曰殤皇帝以韋氏所

曰皇帝重直龍戊申禁百官家毋得與僧尼道士

往還壬子禁人間鑄佛寫經宋王成器等請獻興

慶坊宅為離宮甲寅制許之始作興慶宮與慶宮後

在皇城東南距京城之東直東內之南自東內達南

內有夾城復道經通化門達南內人主往來兩宮外

人莫之仍各賜成器等宅環於宮側坊薛王宅在勝

作興慶宮

業坊二坊相連皆在興慶宮又於宮西南置樓題其

西曰花萼相輝之樓南曰勤政務本之樓上可登樓

聞王奏樂則召升樓同宴或幸其所皆盡歡賞賚優

渥乙卯以岐王範兼絳州刺史薛王業兼同州刺

史考異曰實錄云八月乙卯據長曆八月丙辰仍

敕宋王以下每季二人入朝送朝周而復始民間

訛言上采擇女子以充掖庭掖音上聞之八月乙丑

令有司具車牛於崇明門唐六典大明宮紫宸殿內

門紫宸門之左曰崇自選後宮無用者載還其家敕

明門右曰光順門曰燕寢之內尚令罷遣閭閻之間足可知悉乙亥

乙亥

吐蕃將至達延乞力徐帥眾十萬寇臨洮軍蘭州至

于渭源果如解琬之言岷州溢樂縣古臨洮縣義寧

隴西置渭源郡又改首陽為渭源縣唐以縣屬渭

州將即亮翻至蒲頓翻帥讀曰率下同洮土刀翻掠

取牧馬命薛訥白衣攝左羽林將軍為隴右防禦使

薛訥以隴右賊前除官爵故命以白衣攝官出隴右使疏吏翻下同

常樂郭知運為副使常樂漢廣至縣地曹魏分廣至

隋置常樂鎮武德五年改鎮為縣屬瓜州魏堅堯翻樂音洛

與太僕少卿王駿帥兵擊之辛巳大募勇士詣河隴就訥教習初鄯州都

督楊矩以九曲之地與吐蕃事見上卷睿宗景雲元年

其地肥饒吐蕃就之畜牧畜野王翻因以入寇矩悔懼自

殺乙酉天子賓客薛謙光獻武后所製豫州鼎銘

武后鑄九州鼎鼎自製銘其末云上玄降鑿方建隆基通典載鑿

犧農首出軒昊應期唐虞繼踵湯武乘時天下降鑿方建隆基以為上受

命之符姚崇表賀且請宣示史官頒告中外臣光

曰日食不驗太史之過也而君臣相賀是誣天也采

偶然之文以為符命小臣之諂也而宰相因而實之

是侮其君也上誣於天下侮其君以明皇之明姚崇

之賢猶不免於是豈不惜哉九月戊申上幸驪山

温湯敕以歲稔傷農令諸州修常平倉法太宗時

及常平倉以備凶荒高宗以後稍假以給他費至神龍中略盡至是復置之江嶺淮浙劔

倉 併常平

通鑑卷一百一

南地一濕不堪貯積不在此例呂翻突厥可汗默

啜衰老昏重愈甚壬子葛邏祿等部落詣涼州降郎

佐翻降冬十月吐蕃復寇滑源復扶丙辰上下詔

欲親征發兵十餘萬人為四萬匹戊午上還宮

甲子薛訥與吐蕃戰於武街水經注武街城在漢狄

為武街驛與大來谷皆屬臨洮渭源大破之時太僕

少卿隴右羣牧使王峻帥所部二千人與訥會擊吐

蕃至達延將吐蕃兵萬屯大來谷峻選勇士七百衣

胡服夜襲之峻子峻翻帥讀曰亟平至蒲多置鼓角於

其後五里前軍遇敵大呼後人唯既翻鼓角以應之虜以

為大軍至驚懼自相殺傷死者萬計訥時在武街去

大來谷二十里虜軍塞其中間呼火故翻峻復夜出

襲之虜大潰始得與訥軍合追奔至洮水復戰於長

城堡秦築長城起臨洮因又敗之敗補前後殺獲數

萬人豐安軍使王海賓戰死使疏戊辰姚崇盧懷慎

等奏墳者吐蕃以河為境神龍中尚公主遂踰河築

城置獨山九曲兩軍即揚矩所與去積石二百里又

於河上造橋令吐蕃既叛宜毀橋拔城從之以王海

賓之子忠嗣為朝散大夫尚輦奉御朝直遙翻養之

官中己巳突厥可汗默啜又遣使求昏上許以來

王峻薛訥
敗吐蕃

王忠嗣

大正...

通鑑...

三十一

歲迎公主。突厥十姓胡祿室等諸部詣北庭請降。

此西突厥也降命都護郭虔瓘撫存之。乙酉命左

驍衛郎將尉遲瓌使于吐蕃宣慰金城公主吐蕃遣

其大臣宗俄因牙至洮水請和用敵國禮。驍堅堯翻

尉紆勿翻使疏上不許自是連歲犯邊。曆四年七月

丁丑吐蕃以去年之敗遣其大臣宋俄因牙致塞請

和自恃兵彊求敵國之禮天子忿之按自此至四年

非去年也既云以敗請和又何得云自恃兵彊既

云天子忿之又當年八月已許其和今從舊傳

十一月辛卯葬殤皇帝。丙申遣左散騎常侍解琬

詣北庭宣慰突厥降者隨便宜區處。處昌十二月

壬戌沙陀金山入朝。甲子置隴右節度大使渾嗣

鄯奉河渭蘭臨武洮岷鄭疊宕十一州。須當作領

秦鄯當作鄭臨州本漢隴西之狄道地晉置武始郡

隋廢郡復為狄道縣屬蘭州天寶三載始分置臨州

新舊志皆云然據此則已置臨州矣武州古白馬

之地漢武帝開置武都郡西魏改曰石門縣置武州

宕州後魏宕昌羌之地後周置宕昌郡天和

元年置宕州鄯時戰翻又音善宕徒浪翻以隴右

防禦副使郭知運為之。乙丑立皇子嗣真為鄯王。

考異曰實錄於此作鄯王於後作鄭王今從舊傳

余詳考新舊二史嗣真是年與嗣初嗣玄同封然

嗣真實帝之第四子非長子也長子乃嗣直也次

子則嗣謙也先天元年封嗣直鄭王嗣

初為鄂王嗣主為鄯王。嗣主當辛巳立郢王嗣謙為

皇太子嗣真上之長子母曰劉華妃。劉華妃知王嗣

嗣真之母則嗣謙次子也母曰趙麗妃。帝置惠妃麗

錢妃也亦誤嗣謙次子也母曰趙麗妃。麗

三夫麗妃以倡進有寵於上故立之以母寵而立其子母寵衰則子

愛弛矣為後廢太子張本倡音昌是歲置幽州節度經略鎮守六

使領鞏鞏檀媯燕六州燕為居為翻突騎施可汗守

忠之弟遮弩恨所分部落少於其兄遂叛入突厥請

為鄉導以伐守忠騎奇音翻少詩默啜遣兵二萬擊

守忠虜之而還還從宣翻又如字考異曰舊傳以

四姓可汗自後無娑葛名但屢云突騎施守忠入朝

或者守忠即娑葛賜名邪景雲以後守忠猶在又開

元二年六月阿史那獻奏有龍見于北庭為鎮將妻

馮言之曰突騎施娑葛三年後破散默啜八年後自

滅然則娑葛於時尚在也謂遮弩曰汝叛其兄何有

於我遂并殺之假書此以戒兄弟日尋干戈而

監懷慎清謹儉素不營資產雖貴為卿相所得俸賜

隨散親舊用翻妻子不免飢寒所居不蔽風雨姚崇

嘗有子喪喪息浪翻謁告十餘日政事委積懷慎不能決

惶恐入謝於上上曰朕以天下事委姚崇以卿坐鎮

雅俗耳崇既出須臾裁決俱盡頗有得色顧謂紫微

舍人齊澣曰余為相可比何人澣未對崇曰何如管

晏澣曰管晏之法雖不能施於後猶能沒身公所為

法隨復更之似不及也復快又翻更工幾翻觀姚崇

揣已以方人欲不失其實今之好議論者當大臣得

卯乙

姚崇救時之相

愧失權之後則詆之為王莽董卓李林甫楊國忠為大臣者亦受之而不得以自明則今日之諂我者乃

我者也。宗曰然則竟如何。澣曰公可謂救時之相

耳。崇喜投筆曰救時之相豈易得乎。懷慎與崇同為相。自以才不及崇。每事推之。

臣光曰昔鮑叔之於管仲。子皮之於

子產。皆位居其上。能知其賢而下之。授以國政。孔子

美之。管仲請囚於魯。鮑叔受之以歸。言於桓公曰。管

鄭子皮當國。授子產政。子產辭。子皮曰。虎帥以聽。孰敢不聽。遂授以政。鄭國大治。下遐。緣翻。曹參

自謂不及蕭何。一遵其法。無所變更。漢業以成。事見

卷漢惠帝二年。夫不肖用事。為其僚者。愛身保祿而從

之不顧國家之安危。是就罪人也。用事為其僚

者。愚惑以亂其治。專固以分其權。相效以毀其功。慢

矣。以竊其名。是亦罪人也。治直吏翻。媚音。崇唐之賢

相。懷慎與之同心勦力。以濟明皇太平之政。夫何罪

哉。秦誓曰。始有一介臣。斷斷猗。無它技。斷丁亂翻。猗

宜翻。技渠。綺翻。下同。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人之有技。若已有

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好呼。到翻。不啻如自其口出。是能

容之。以保我子孫。黎民亦職有利哉。懷慎之謂矣。

御史大夫宋璟。坐監朝堂。杖人杖。輕貶睦州刺史。古

突厥十姓降者。前後萬餘帳。高麗莫離支

此為刑公而後

街翻朝直遙翻

古

文簡十姓之壻也二月與跌跌都督思泰等亦自突

厥帥眾來降麗力知翻跌突結翻跌徒結翻帥讀曰

祿車鼻施失鉢羅俟斤等十二人詣涼州內屬乙卯

胡祿屋闕及首領等一千三百十一人來降十月庚

辰胡祿一萬帳詣北庭內屬明年正月突厥葛邏祿

下首領裴羅達干來降二月突厥十姓部落左廂五

咄陸啜右廂五弩失畢俟斤等相繼內屬前後二千

餘帳二月突厥支副忌等來朝詔曰胡祿屋大首領

之匐忌四月三姓葛邏祿率眾歸國五月詔葛邏祿

胡屋鼠尼施等又云宜令北庭都護湯嘉惠與葛邏

祿胡屋等相應安西都護呂休璟與鼠尼施相應又

云及新來十姓大首領計會犄角唐曆九月云胡祿

屋闕啜十月云胡祿屋二萬帳新傳前云胡祿屋後

云胡屋按十姓有胡祿屋居闕啜鼠尼施處半啜諸書

名號雖各參差要之葛邏祿胡祿屋鼠尼施為三姓必

矣然胡祿屋以二萬帳而云十姓內屬前後二千餘

帳參差難據今從舊傳余考新舊史時默啜既破

突騎施不能撫安西突厥十姓故來降而高文簡則

備突厥

默啜之制皆以河南地處之呂翻三月胡祿屋酋

子塔也長支匐忌等入朝上以十姓降者浸多夏四月庚申

以右羽林大將軍薛訥為涼州鎮大總管赤水等軍

並受節度居涼州涼州有赤水軍本赤烏鎮有赤青

軍之最也左衛大將軍郭虔瓘為朔州鎮大總管和戎

等軍並受節度居并州朔州蜀本作朔勒兵以備默

啜默啜發兵擊葛邏祿胡祿屋鼠尼施等屢破之葛

祿本突厥諸族在北庭西北金山之西有二族一謀

落二熾俟二踏實力當東西突厥間後稍南徙自號

三姓葉護邏即救北庭都護湯嘉惠左散騎常侍解

佐翻尼女夷翻琬等發兵救之五月壬辰救嘉惠等與葛邏祿胡祿

屋鼠尼施及定邊道大摠管阿史那獻互相應援

山東大蝗民或於田旁焚香膜拜設祭而不敢殺姚

崇奏遣御史督州縣捕而瘞之膜莫胡翻膜拜胡禮

異曰舊傳開元四年山東蝗大起崇奏請捕瘞按本

紀三年六月山東諸州大蝗姚崇奏差御史下諸道

促官吏遣人驅撲焚瘞從之是歲田收有獲人不甚

捕而瘞之又實錄今年十一月制以間者河南河北

災蝗水潦明年正月辛未以右丞倪若水為汴州刺

史五月敕曰今年蝗暴乃是孽生所由官司不早除

遏信蟲成長看食田苗不恤人災自為身計向若信

其拘忌不有指摩則山東之苗掃地俱盡然則三年

有蝗崇令討捕不能盡明年又有蝗也今從本紀

議者以為蝗衆多除不可盡上亦疑之崇曰今蝗滿

山東河南北之人流亡殆盡豈可坐視食苗曾不救

乎借使除之不盡猶勝養以成災上乃從之盧懷慎

以為殺蝗太多恐傷和氣崇曰昔楚莊吞蛭而愈疾

賈誼書曰楚王食寒薤而得蛭因噉吞之腹有疔而

不能食令尹入問疾曰吾食薤而得蛭不行其罪是

法廢而威不立也譴而誅之恐隘食者皆死遂吞之

今尹曰天道無親唯德是輔王有仁德疾不為傷王

疾果愈蛭 孫叔殺蛇而致福說死孫叔熱為兒驢出

之日翻 孫叔殺蛇而致福遊見兩頭蛇殺而埋之

還家而哭母問其故曰見兩頭蛇恐死母曰蛇安在

曰聞見兩頭蛇者死恐人復見已殺而埋之矣母曰

母憂汝不死矣吾聞有 柰何不忍於蝗而忍人之饑

陰德者天必報以福 柰何不忍於蝗而忍人之饑

死乎若使殺蝗有福崇請當之 秋七月庚辰朔

日有食之 上謂宰相曰朕每讀書有所疑滯無

從質問可選儒學之士日使入內侍讀盧懷慎

太常卿馬懷素九月戊寅以懷素為左散騎常侍

使與右散騎常侍褚無量更日侍讀更工每至閣

門令乘肩輿以進或在別館道遠聽於宮中乘馬

親送迎之待以師傅之禮以無量羸老特為之造

輿羸倫為翻輿令人舉在內殿令內侍昇之

九姓思結都督磨散等來降己未悉除官遣還

西南蠻寇邊遣右驍衛將軍李玄道發戎瀘夔巴

梁鳳等州兵二萬人戎州本犍為郡梁并舊屯兵討

之壬戌以涼州大總管薛訥為朔方道行軍大總

管大僕卿呂延祚靈州刺史杜賓客副之以討突厥

甲子幸鳳泉湯唐六典岐州郿十一月乙卯還

京師劉幽求自杭州刺史徙郴州刺史郴州漢桂

陽郡治所隋平陳憤志甲申卒于道卒子

丁酉以左羽林大將軍郭虔瓘兼安西大都護四鎮

經略大使虔瓘請自募關中兵萬人詣安西討擊

給遞馱及熟食遞馱者公路遞發馬牛驢馱運兵

百斤其脚直一百里一百文山阪馱不得下八十五文

少處不得過一百五十五文平易馱不得下八十五文

有人負馱兩人分一馱又給熟熟敕許之將作大匠韋

湊上疏以為今西域服從雖或時有小盜竊舊鎮兵

足以制之關中常宜充實以彊幹弱枝自頃西北

韋湊諫
發關中兵

虜寇邊凡在丁壯征行略盡豈可更募驍勇遠資荒

服驍勇又堯翻一萬征人行六千餘里咸給遞馱熟食道

次州縣將何以供秦隴之西戶口漸少涼州已往沙

磧少詩沼翻下同遺彼居人如何取濟迹翻下同縱令必

克其獲幾何儻稽天誅無乃甚損請計所用所得校

其多少則知利害昔唐堯之代兼愛夷夏中外乂安

漢武窮兵遠征雖多克獲而中國疲耗唐堯協和萬

不歸漢武况邀功不成者復何足比議乎時姚崇亦

以度權之策為不然既而虔瓘卒無功復扶又翻

張孝嵩破
阿了達威
振西域

初監察御史張孝嵩奉使廓州監古街翻使還陳瓘

西利害請往察其形勢上許之聽以便宜從事拔汗

那者古烏孫也內附歲久吐蕃與大食共立阿了達

為王發兵攻之拔汗那王兵敗奔安西求救孝嵩謂

都護呂休璟曰不救則無以號令西域遂帥旁側戎

落兵萬餘人出龜茲西數千里下數百城景俱求翻

自擐甲督士卒急攻自己至西屠其二城俘斬千餘

級阿了達與數騎逃入山谷擐音宦騎孝嵩傳檄諸

國威振西域大食康居大宛剽賓等八國皆遣使請

降劉音

會有言其賊汚者坐繫凉州獄賤靈州兵曹

參軍

兵曹參軍即司兵參軍是後復用孝嵩為都護者名西域

京兆尹崔日知

貪暴不法御史大夫李傑將糾之日知反構傑罪十

二月侍御史楊瑒廷奏曰若糾彈之司使姦人得而

恐悞

暢悞呼葛翻又音暢悞呼葛翻

則御史臺可廢矣上遽命傑視

事如故賤日知為歙縣丞

歙縣漢屬丹陽郡縣南有歙浦因以為名唐帶歙州

歙書

或上言按察使徒煩擾公私

考異曰開元辛臣奏云李伯

等不知伯何人也今去其名

請精簡刺史縣令俾按察使上命召

尚書省官議之姚崇以為今止擇十使猶患未盡得

人况天下三百餘州縣多數倍安得刺史縣令皆稱

其職乎

稱尺證翻下不稱同

乃止

尚書省左丞韋瓘

瓘方負翻奏郎

官多不舉職請沙汰改授他官瓘尋出為刺史宰相

奏擬冀州敕改小州姚崇奏言臺郎寬怠及不稱職

瓘請沙汰乃是奉公臺郎甫爾改官瓘即賤黜於外

議者皆謂郎官謗傷臣恐後來左右丞指以為戒則

省事何從而舉矣

少自專謂尚書省之事也

伏望聖慈詳察使當

官者無所疑懼乃除冀州刺史突騎施守忠既死

默啜兵還守忠部將蘇祿鳩集餘眾為之酋長

騎奇寄翻

將即亮翻酋慈蘇祿頗善綏撫十姓部落稍稍歸之

有眾二十萬遂據有西方尋遣使入見

使疏吏翻下同見賢遍翻

是歲以蘇祿為左羽林大將軍金方道經略大使方西

屬金故曰皇后妹夫尚衣奉御長孫昕以細故與

御史大夫李傑不協殿中省有尚食尚藥尚衣尚舍尚衣奉御掌供天子衣服詳其尚衣奉御掌供天子衣服詳其

制度辨其名數而供其進御六年春正月昕與其妹夫楊仙玉於里巷伺傑而毆

之同相吏翻傑上表自訴曰髮膚見毀雖則痛身冠

冕被陵誠為辱國上大怒命於朝堂杖殺以謝百僚

上時掌翻被皮仍以敕書慰傑曰昕等朕之密戚不

能訓導使陵犯衣冠雖寘以極刑未足謝罪卿宜以

剛腸疾惡勿以凶人介意

丁亥宋王成器更名憲

申王成義更名搆一王以山成字犯昭成乙酉隴右

節度使郭虔瓘奏奴石良才等八人皆有戰功請除

游擊將軍唐制游擊將軍敕下下盧懷慎等奏曰郭

虔瓘恃其微效輒侮彝章奴請五品為于實亂綱

紀不可許上從之丙午以鄆王嗣真為安北大都

護安撫河東關內隴右諸葉大使據新舊書此亦鄆王

嗣真諱也而新舊書以安北以安北大都護張知運

為之副陝王嗣昇為安西大都護安撫河西四鎮諸

蕃大使以安西都護郭虔瓘為之副失二王皆不

出閣諸王遙領節度自此始二月丙辰上幸驪山

諸王遙領節度

温湯吐蕃圍松州。丁卯。還宮。辛未以尚書

右丞倪若水為汴州刺史兼河南采訪使。唐會要開元二十二年始置採訪使也舊志汴州京

年二月十九日初置十道採訪使置使也雖欲重都督刺史選京官才望者為

之然當時士大夫猶輕外任揚州采訪使班景倩入

為大理少卿過大梁唐汴州治梁也若水餞之行立

望其行塵久之乃返謂官屬曰班生此行何異登仙

癸酉松州都督孫仁獻龍擊吐蕃於城下大破之

上嘗遣宦官詣江南取鵝鵝鵝居者翻鵝

似鳧而大脚高毛冠水鳥也爾雅曰鵝鵝闞視不流其睛交據

旋日者也爾雅翼鵝似鳧而其有毛冠江東人養

之以鵝災又謂之交精精其目精交也陸龜

蒙曰鵝鵝黑襟青脰丹瓜及項鵝苦奚翻鵝

恥力翻鵝鵝亦水鳥也毛巴陸佃埤雅曰鵝鵝

五色尾有毛如船拖小於長短狐在山澤中無

復毒氣故淮賦云鵝鵝尋也害此鳥蓋溪中之

劫邪逐害者故以名云陳州圖經曰鵝鵝於

羣伍皆欲置苑中使者所行游雄者左雌者右

有式度今農桑方急而羅捕禽鳥以供園池之翫遠自

上言今農桑方急而羅捕禽鳥以供園池之翫遠自

江嶺水陸傳送食以梁肉傳張道道路觀者豈不

以陛下賤人而貴鳥乎陛下史翻當以鳳凰為凡鳥麒

麟為凡獸况鵝鵝鵝曷足復扶貴也上手敕謝若水賜

帛四十段縱散其鳥山東蝗復大起姚崇又

取鳥倪若水

今夫大專外任多崇

取鳥倪若水

命捕之倪若水謂蝗乃天災非人力所及宜修德以

禳之禳如羊翻劉聰時常捕埋之為害益甚拒御史不從

其命崇牒若水曰劉聰偽主德不勝妖今日聖朝妖

不勝德妖於喬翻朝直遙翻古之良守守手又翻蝗不入境若其修

德可免彼豈無德致然若水乃不敢違夏五月甲辰

敕委使者詳察州縣捕蝗勤惰者各以名聞由是連

歲蝗災不至大饑或言以公上曰今歲選叙大濫須

縮翻下縣令非才及入謝上悉召縣令於宣政殿庭

里第一對城古縣漢屬濟陰郡後漢為兗州治擢為

醴泉令自緊縣擢為餘二百餘人不入第且令之官

百當四十五人於歸學問吏部侍郎盧從愿左遷豫

州刺史李朝隱左遷滑州刺史舊志滑州去京師

盧從愿傳曰上盡召新授縣令一時於殿庭策試考

入下第者一切放歸學問唐曆試在四月從愿朝隱

唐曆又韋濟傳曰時有人密奏上曰今歲吏部選叙

大濫縣令非才全不簡擇及縣令謝官日引殿

問安人策試者一百餘人獨齊策第一或有入書

者擢濟為醴泉令二十餘人還舊官四十五人故

從唐曆亦從愿典選六年與朝隱皆名稱職史以

李馬裴盧

大正十

通鑑

子

文

度公

楊範臣 課求胡 乘

板史國新 默

子也子長思謙之有胡人上言海南多珠翠奇

寶海南諸林邑扶南真可往營致因言市舶之利寶

白又欲往師子國師子國天竺旁國也居西

國商賈來共市易鬼神不見其形但出珍寶國

其土藥因此競至或有傳住者求靈藥及善醫之國

嫗實之宮掖上命監察御史擢範臣與胡嫗

人偕往求之範臣從容奏曰陛下前年焚珠玉錦繡

示不復用今所求者尚以示於所求者乎彼市舶與示

商賈等利殆非王者之體商賈胡藥之性商

中國多不能知况於胡中國宜宜之宮掖夫御史夫中

子耳目之官必有軍國大事臣雖觸冒炎瘴死不敢子

辭此特胡人眩惑求媚無益聖德竊恐非陛下之意辭

願熟思之上遽自引各慰諭而罷之六月癸亥上願

皇崩于百福殿皇甲子皇下云己巳睿宗一皇

度萬安公主為女官度已巳以上女萬安公主為女官度

欲以追福癸酉拔曳固斬突厥可汗默啜首來獻欲

時默啜北擊拔曳固大破之於獨樂水時待勝輕時

歸不復設備滿拔曳固送卒頡質略自柳林突出斬歸

之兵賊潰散時大武軍子將部靈全之

奉使在突厥奉奏奉奏奏

立 突厥毗伽

謙城大將半判... 實錄唐曆又云... 新舊紀皆云... 實錄七月... 已立賞格... 曳固回紇同羅... 默啜之子小可汗... 祿即骨篤祿... 二年反天授... 盡立其兄右賢王... 小殺毗伽以國固讓... 特勒闕特勒不受...

賢王專典兵馬 秋七月壬辰太常博士陳貞節蘇

獻以太廟七室已滿請遷中宗神主於別廟奉睿宗

神主祔太廟從之又奏遷昭成皇后祔睿宗室肅明

皇后留祀於儀坤廟 肅明皇后睿宗之元妃也昭成

廟之西 辛未契丹李失活奚李大酺帥所部來降

武后萬歲通天時奚契丹叛帝即位之後孫佺薛訥

相繼喪師兩蕃不敢乘勝蕩陵中國乃相帥來降中

國之勢安強有以服其心故也 制以失活為松漠

郡王行金吾大將軍兼松漠都督因其八部落酋長

拜為刺史 貞觀末以契丹漢籍部為無逢州芬間部為羽

小三已甲... 通鑑卷一百一十一

陵州突便部為日連州突部為徒河... 萬丹州伏部為匹黎赤山二州并松漠府凡八部十

州今復以其酋... 長各為刺史... 又以將軍... 秦督軍鎮撫之... 大酺為

饒樂郡王行金吾大將軍兼饒樂都督... 活盡忠之

從父弟也... 李盡忠即萬歲... 吐蕃復請和... 復必復無復同

上許之... 突厥默啜既死... 契丹拔

曳固等諸部皆內附... 突騎... 蘇祿復自立為可汗... 突

厥部落多離散... 毗伽可汗... 忠之乃召默啜時牙官... 瞰

欲谷以為謀主... 瞰欲谷年七十餘... 多智略國人

信服之... 突厥降戶... 虜曲... 聞毗伽立多

復叛歸之... 并州長史王峻... 言此屬徒以其國喪亂

浪息故相帥來降... 若彼安... 必復叛去... 置之河曲

此屬桀黠實難... 制御往往不... 受軍州約束... 與兵剽掠

點戶八... 翻聞其逃者已多... 虜聲問往來... 通傳委曲

乃是畜養... 此屬使為間... 謀... 日月滋久... 姦詐

逾深窺伺... 邊隙將成大患... 男騎南牧... 必為內應

寄翻... 來逼軍州... 表裏受敵... 雖有韓彭不能取勝矣... 願

以秋冬之交... 大集兵眾... 諭以利害... 給其資糧... 徙之內

地二十年外... 漸變舊俗... 皆成勁兵... 雖一時暫勞... 然求

久安靖... 比者守邊將吏... 及出境... 使人多為諛辭... 皆非

事實... 將即亮... 翻或云北虜破... 滅或云降戶安帖... 皆欲

王峻策... 曲降... 叛

通鑑卷一百一十一

自銜其功非能盡忠徇國願察斯利口孔子曰惡利

者勿忘遠慮議者必曰國家鄉時已嘗宣降戶於河

曲皆獲安寧謂貞觀時也今何所疑此則事同時異不可

不察鄉者頡利既亡降者無復異心故得久安無變

今北虜尚存謂默啜雖死此屬或畏其威或懷其惠

或其親屬豈樂南來較之彼時固不侔矣彼時謂貞觀之時樂

音洛以臣愚慮徙之內地上也多屯士馬大為之備

夷相參人勞費廣次也正拓今日下也願審茲三策

擇利而行縱使因徙逃亡得者皆為唐有若留至河

冰恐必有變疏奏未報降戶跌跌思泰阿悉爛等果

降戶叛張知運被擒

叛又十月甲辰命朔方總管薛訥發兵追討之王晔

引并州兵西濟河晝夜兼行追擊叛者破之斬獲三

千級先是單于副都護張知運悉收降戶兵仗先悉

令度河而南降戶怨怒御史中丞姜晦為巡邊使疏使

使翻降戶訥無弓矢不得射獵晦悉還之降戶得之遂

叛張知運不設備與之戰於青剛嶺青剛嶺在慶州方渠縣北靈州

敵為虜所擒欲送突厥至綏州境將軍郭知運以朔

方兵邀擊之大破其眾於黑山呼延谷虜釋張知運

而去上以張知運喪師斬之以徇毗伽可汗既得思

泰等欲南入為寇曠欲谷曰唐主英武民和年豐未

有間隙不可動也

喪息浪翻

我衆新集力尚疲羸且

當息養數年始可觀變而舉毗伽又欲築城并立寺

觀觀古玩翻

瞰欲谷曰不可突厥人徒稀少少詩

不及唐家百分之一所以能與為敵者正以逐水草

居處無常昌翻射獵為業人皆習武彊則進兵抄掠

弱則竄伏山林唐兵雖多無所施用若築城而居變

更舊俗衡翻一朝失利必為所滅釋老之法教人仁

弱非用武爭勝之術不可崇也毗伽乃止 庚午葬

大聖皇帝于橋陵橋陵在同州蒲城縣三十里是歲

朝號睿宗御史大夫李傑護橋陵作判官王旭犯賊

傑按之反為所構左遷衢州刺史

衢州漢新安太末

月已卯黃門監盧懷慎疾亟上表薦宋璟李傑李朝

隱盧從愿並明時重器所坐者小所弃者大望垂矜

錄上深納之乙未薨

考異曰鄭處誨明皇雜錄云

現公宋璟盧從愿相與訪焉懷慎常器重二人持一

人手謂曰公出入為藩輔主上求治甚切然享國歲

久近者稍倦于勤必有人乘此而逾矣君其志之按

懷慎初為吏部時璟貶睦州及卒璟猶未歸從愿未

嘗相又四年未為家無餘蓄惟一老蒼頭請自鬻
以辦喪事中言盧懷慎之丙申以尚書左丞源乾
曜為黃門侍郎同平章事姚崇無居第寓居罔極寺

盧懷慎
終老賢

卷之十一
十一
九

以病告謁告

唐會要神龍元年太平公主為天后立周極寺於大寧坊開元二十年改為興

言去疾失廉

上遣使問飲食起居狀日數十輩使疏

源乾曜奏事或稱旨上輒曰此必姚崇之謀也或不

稱旨輒曰何不與姚崇議之稱尺證翻乾曜常謝實然每

有大事上常令乾曜就寺問崇癸卯乾曜請遷崇於

四方館四方館屬中書省仍聽家人入侍疾上許之崇以四

方館有簿書非病者所宜處固辭上曰設四方館為

官吏也使卿居之為社稷也為子偽翻恨不可使卿

居禁中耳此何足辭崇子光祿少卿彝宗正少卿昇

廣通賓客頗受饋遺為時所譏遺于李翻主書趙誨為

所親信

唐中書省有主書四人從七品上

受胡人賂事覺上親鞠問

下獄當死崇復營救

下獄後翻復扶又翻

上由是不悅會曲赦

京城救特標誨名杖之一百流嶺南

考異曰朝野僉載紫微舍人

倪若水賊至八百貫因諸王內宴姚元崇諷之曰倪舍人正直百司嫉之欲成事何不為上言之諸王入

衆共救之遂釋一無所問主書趙誨受蕃餉一刀子或直六七百錢元崇宣救死後有降宗乃歛曰別

救處死者決一百配流大理決趙誨一百不崇由是死夜遣給使縊殺之勸蓋批字也今從舊傳

憂懼數請避相位數翻薦廣州都督宋璟自代十二

月上將幸東都以璟為刑部尚書西京留守璟俱承

又今馳驛詣闕遣內侍將軍楊思勗迎之按舊書楊

為內常侍右監門衛將軍內侍內侍省官之長內常侍則為之或者也內侍從四品下內常侍正五品上

姚崇為宗

璟風度疑遠人其測其際在遠竟不與思勗交言思勗素貴幸歸訴於上上嗟歎良久益重璟丙辰上

幸驪山温湯乙丑還宮閏月己亥姚崇罷為開府

儀同三司源乾曜罷為京兆尹西京留守又翻以刑

部尚書宋璟守吏部尚書兼黃門監紫微侍郎蘇頲

同平章事題他璟為相務在擇人隨材授任使百官

各稱其職稱尺證翻刑賞無私敢犯顏直諫上甚敬憚之

雖不合意亦曲從之突厥默啜自則天世為中國患

朝廷旰食朝直遙翻傾天下之力不能克郝靈荃得

其首自謂不世之功璟以天子好武功恐好事者競

生心徵倖好呼到翻工堯翻痛抑其賞逾年始授郎將靈荃

慟哭而死郝靈荃因人以為功授以璟與蘇頲相得

甚厚頲遇事多讓於璟璟每論事則頲為之助璟嘗

謂人曰吾與蘇氏父子比日同居相府僕射寬厚誠為

國器僕射謂蘇頲也然獻可替否更事精敏則黃門過其父

矣按舊書蘇頲傳頲以紫微姚宋相繼為相崇善應

變成務璟善守法持正二人志操不同然協心輔佐

使賦役寬平刑罰清省百姓富庶唐世賢相前稱房

杜後稱姚宋它人莫得比焉二人每進見上輒為之

起去則臨軒送之見賢通翻及李林甫為相雖寵

姚宋相

任過於姚宋然禮遇殊卑薄矣史終紫微舍人高仲舒博通典籍齊澣練習時務姚宋每坐二人以質所

疑既而歎曰欲知古問高君欲知今問齊君可以無

闕政矣。辛丑罷十道按察使開元二年復置按察使舊制

六品以下官皆委尚書省奏擬是歲始制負外郎御

史起居遺補不擬負外郎御史起居遺補皆臺省要

唐制負外郎從六品侍御史起居郎亦從六品補闕七品拾遺及監察御史則八品耳

五年春正月癸卯太廟四室壞上素服避正殿時上

將幸東都舊志東都至西以問宋璟蘇頲對曰陛下

三年之制未終去年六月睿宗崩故云然遽爾行幸恐未契天心

災異為戒願且停駕力問姚崇對曰太廟屋材皆

符堅時物歲久朽腐而遽適與行期必會何足異也

言不足以為災異且王者以四海為家陛下以關中不稔幸

東都百司供擬已備不可失信但應遷神主於太極

殿更修太廟更工如期自行耳上六喜從之賜崇絹

二百匹己酉上行享禮於太極殿命姚崇五日一朝

仍入閣供奉入閣供奉者應內殿朝參立於供奉班中姚崇舊相也蓋亦於供奉班首朝直

遙恩禮更厚有大政輒訪焉右散騎常侍褚無量上

言隋文帝富有天下遷都之日豈取符氏舊材以立

太廟乎此特諛臣之言耳願陛下克謹天戒納忠諫

姚相每多諛詞

已了

遠詣諛諸無量之言讜言也上弗聽辛亥行幸東都

過峭谷道隘不治峭谷在陝州破石縣上欲免河南尹及知頓

使官車駕行幸有知頓使使疏吏宋璟諫曰陛下方事巡幸今以

此罪二臣臣恐將來民受其弊上遽命釋之璟曰陛下

下罪之以臣言而免之是臣代陛下受德也請令待

罪朝堂而後赦之朝直上從之乙巳以李朝隱為河

南尹宋璟傳云上次永寧之峭谷馳道隘狹車騎停

推河南尹李朝隱知頓使王怡失於部伍上令黜其

官爵二傳相違蓋當時何人非朝隱耳

又明皇雜錄曰上幸東都至繡嶺宮當時炎酷上以

行宮狹隘謂左右曰此不可速行上謂高力士曰姚

崇多計第往規之力士曰奏云姚崇方續絺綌乘小

駟按轡於木陰下上悅曰吾得之矣遽命小駟而頓

消暑海乃歎曰小事如此觸類而長之天下固受

其惠矣按正月東幸一月至東都未炎暑也今不取

二月甲戌至東都赦天下奚契丹既內附貝州

刺史宋慶禮建議請復管州三月庚戌制復置管州

都督於柳城制復扶又兼平盧軍使管內州縣鎮戍

皆如其舊武后萬歲通天元年以太子詹事姜師度

為營田支度使與慶禮等染之三旬而畢慶禮清勤

嚴肅開屯田八十餘所招出流散數年之間倉廩充

復置營

實市里浸繁夏四月甲戌賜奚王李大酺妃辛氏

號固安公主音己丑皇太子嗣一卒追立為夏王

謚曰悼夏戶嗣一母武惠妃止之女也武從子也

武從子也

武從子也

武從子也

武從子也

武從子也

突騎施酋長左羽林大將軍蘇祿部眾浸彊雖職

可不陰有窺邊之志五月十姓可汗阿史那獻欲

發葛邏祿兵擊之上不許初上以時與太常卿姜

皎親善及誅竇懷貞等誅懷貞等且皎預有功由是

寵遇羣臣莫及常出入卧内與后妃攝宴飲賞賜

不可勝紀勝音弟晦亦以皎故累遷部侍郎宋璟

言皎兄弟權寵太盛非所以安之上亦以為然秋七

月庚子以晦為宗正卿因下制曰西漢將以權貴

不全謂漢高帝時南陽故人以優閑自保謂漢光皎

宜放歸田園散官勳封皆如故散悉壬子龍右節

度使郭知運大破吐蕃於九曲安西副大都護湯

嘉惠奏突騎施引大食吐蕃謀取四鎮圍鉢換及大

石城鉢換即撥換城大已發二姓葛邏祿兵與阿史

那獻擊之并州長史張嘉貞上言突厥九姓新降

者散居太原以北請宿重兵以鎮之辛酉置天兵軍

於并州集兵八萬以嘉貞為天兵軍大使天兵軍在

太常少卿王仁惠奏則天立明堂不合古制又明

堂尚質而窮極奢侈密邇宮掖人神雜擾甲子制復

以明堂為乾元殿乾元殿見二百四卷武后冬至

元日受朝賀朝直季秋大享復就圓丘九月中書

後全百作
對仗奏事

門下省及侍中皆復舊名改中書門下省及省官名見上卷元年貞

觀之制中書門下及三品官入奏事必使諫官史官

隨之有失則匡正美惡必記之諸司皆於正牙奏事

御史彈百官服多冠對仗讀彈文解多冠法冠也一曰柱後惠文高五

一以繩為展筒鐵柱卷執法者服之觀王故大臣不

得專君而小臣不得為讒愿得翻及許敬宗李義府

用事政多私僻奏事官多俟仗下於御坐前屏左右

密奏屏坐祖卧翻監奏御史監奏御史意即殿中侍及

待制官殿西門文明元年詔京官五品已上清官日

人待制于章善明福門先天未又遠立以俟其退

諫官御史皆隨仗出仗下後事不復預聞復武后

以法制羣下諫官御史得以風聞言事自御史大夫

至監察得互相彈奏率以險詖相傾覆義翻及宋璟

為相欲復貞觀之政戊申制自今事非的須秘密者

皆令對仗奏聞史官自依故事唐制天子御正殿則

命則退而書之若仗在紫宸內閣則夾香案分立殿

下自求徽之後唯得對仗承旨仗下之後謀議皆不

得預冬十月癸酉伊闕人孫平子上言春秋譏魯

躋僖公春秋文二年大事于太廟躋僖公傳曰逆祀

而逆之可謂禮乎子雖齊聖不先父食又矣故禹不

孫平子
論中宗別
廟非神

臣於弟猶不可躋謂魯僖公嘗况弟臣於兄謂睿宗

也宗可躋之於兄上乎若以兄弟同昭昭讀則不應出

元置於別廟願下羣臣博議遷中宗入廟事下禮官

不數兄弟殷代或兄弟四人相繼為君殷時陽甲盤

兄弟四人相繼為君若數以為代則無祖禰之祭矣禮翻今睿

宗之室當亞高宗故為中宗特立別廟中宗既升新

廟睿宗乃祔高宗何嘗躋居中宗之上而平子引躋

僖公為證証罔聖朝漸不可長時論多是平子上亦

以為然故議久不決蘇獻頌之從祖兄也長知兩翻

再從叔今從舊志新表故頌右之左傳天子之所

又右音卒從禮官議平子論之不已謫為康州都

城尉併入端溪屬信安郡唐分端溪置康州都城屬

焉新廟成更作太戊寅神主祔廟上命宋璟蘇

頌為諸皇子制名及國邑之號偽為千又令別制一佳

名及佳號進之璟等上言七子均養著於國風詩曹

曰鳴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注云鳴

鳩之養其子朝從上下暮從下上平均如一上時掌

翻今臣等所制名號各三十餘輒混同以進以彰陛

下覆燾無偏之德又上其善之十一月丙申契

丹王季失活入朝朝直建翻考異曰長曆十一月

十月晦也與實錄差

一日舊紀唐曆皆云十一月己未契丹李失活來朝今從實錄十二月壬午以東平

王外孫楊氏為末樂公主妻之東平王績絕王慎之子也慎太宗子樂音

洛妻子 祕書監馬懷素為省中書散亂訛缺請選

學術之士二十人並比較補從之此於是搜訪逸

書選吏繕寫命國子博士尹知章桑泉尉韋述等二

十人同刊正桑泉縣隋開皇十六年分猗氏縣置屬

述集賢以左散騎常侍褚無量為之使使於乾元

殿前編校羣書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一十一

